

# 日本參院選舉後政局展望

朱少先

## 一 參院選舉前政治情勢

日本第十一屆參議院議員選舉，已於七月十日順利完成。因為本屆選舉，是福田赳夫就任首相以來第一次大選，相當於一項對福田內閣的信任投票，也是對自民黨保守政權的重大考驗。

本屆參院選舉，係改選一九七一年七月選出任期屆滿的半數，即一百二十六名議員選舉。自民黨在改選前，在參院二百五十二席中原擁有一百二十七席，在競選開始後，一名自民黨籍非改選參議員神田博<sup>①</sup>因病逝世，故該黨在參院僅能勉強維持半數的一百二十六席。而這次改選共六十五席（全國區二十二席、地方區四十三席），如果自民黨在選舉中，無法獲得六十五席以上，在參院即失去過半數優勢。雖然尚不致影響自民黨執政<sup>②</sup>，但在通過重要法案時，必將遭到重重困難。甚至黨內反主流派如三木武夫首相、松野賴三前黨政調會長等，亦可能發動「要求福田辭職」或鬧到「分裂」。七月六日三木在德島縣助選演說時，曾公開表示說：「這一次參院選舉情勢與去年十二月衆院選舉完全不同，本（自民黨）黨沒有理由得不到六十五席」。三木發言，表面是表示對本屆選舉抱有信心，但實際上却意味着：這次選舉不像去年十二月進行的分裂選舉<sup>③</sup>，而是大家全力與黨合作；如果還得不到六十五席，責任完全在福田身上。言下不無追究福田首相應負選舉成敗全責之意。黨內少壯派，尤其是「新生俱樂部」（代表藤波孝生議員）等，亦正虎視眈眈，注視選舉結果，如果自民黨在選舉中僅獲得六十席以下，此類要求福田引咎辭職的運動，必將隨之爆發。在野黨方面，因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及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選舉，自民黨均遭挫敗，故氣勢大盛，尤其目前在衆院五百一十一席中，自民黨僅佔二百六十席，較過半數僅多四席，已形成與野黨的伯仲局面，如果在這次參院選舉中自民黨再度受挫，特別是自民黨所獲席次在六十席以下，無法維持半數議席，在野各黨極可能在衆院聯合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逼

註① 神田博新瀉縣人，七十四歲，法政大學畢業，曾任內閣厚生大臣及衆院議員，一九七四年七月在全國區當選參議員，其任期尚有三年，不幸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因心臟病逝世。

註② 依照日本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內閣總理大臣，應由國會議員中，議決提名，此項提名，應先於其他一切條件行之。衆院與參院，就提名為不同之議決，而依法律規定，召開兩院之協議會，意見仍不一致時，或衆院為提名之議決後，除國會休會期間不計外，於十日以內，參院不為提名之議決時，即以衆院之議決，為國會之議決。」因為自民黨在衆院議席仍維持半數以上，故繼續執政應無問題。

註③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衆院選舉時，黨內反三木派所組成之「舉黨體制確立協議會」（代表船田中、保利茂）單獨進行競選活動，對抗三木戀棧。

使福田內閣總辭或解散國會。正如「新自由俱樂部」④代表河野洋平所說：「倘若自民黨在參院無法維持過半數議席，在野黨必提出追究福田首相責任之決議案。如果自民黨這一次選舉所獲議席少於六十席，即使民社黨棄權，此類議案也有可能獲得通過。同時，在野黨也可在衆院以聯合行動方式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只要自民黨議員有十至十五名採取缺席戰術，即有通過可能。」⑤

加以在選舉前各民意調查機構及各大報社等所作全國性的民意調查，對自民黨及福田內閣支持率依然相當低落，因此一般估計，自民黨本屆參院選舉中必遭失敗無疑，各在野政黨，已紛紛提出「野黨聯合政權」構想⑥。故在形勢上對自民黨均非常不利。

同時從過去十年來參院改選實績觀察，一九六八年自民黨當選六十九席，一九七一年六十三席，一九七四年六十二席，均有遞減的趨勢；得票率亦一直降低，一九六八年為四六·七%，一九七一年為四四·四%，一九七四年為四四·三%，故情況並不樂觀。

此外，在參院七月十日投票前二、三天，日本「讀賣新聞」、「東京新聞」（六日）、「產經新聞」（七日）、「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八日）等五大新聞社，透過其全國通信網，就各地實際情勢，作詳細調查後，先後發表了預測各政黨獲得議席之結果，自民黨所獲議席，均在六十席至六十二席之間，就過去數屆情況以觀，上項預測，大致不會相差太遠。因此，在選舉之前，絕大多數判斷，自民黨在新參院中，均無法維持過半數議席，而形成「與野黨逆轉」局面，似已成定局。

一般作此判斷的主要理由，除了自民黨本身聲望低落外，若干新興政治團體如「新自由俱樂部」、「社會市民聯合」、「革新自由聯合」等參加競選⑦，分散了票源，尤其是「新自由俱樂部」勢必爭取了甚多不滿自民黨的保守選民，影響自民黨的選舉結果。

基於以上情勢分析，在選舉之前，一般對自民黨選舉前途，都表示憂慮，甚至連福田首相本人在答復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訪問時，亦曾有過：「因受洛克希德案影響，有可能不及半數」的談話。說明了本屆選舉前的情勢，對自民黨確屬相當不利。

註④ 「新自由俱樂部」係由一九七六年六月因不滿自民黨「金權政治」與「長老政治」而脫離該黨的河野洋平、田川誠一等所組成的新政治團體，以新保守政黨姿態出現。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中，一舉獲得十七席。

註⑤ 見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

註⑥ 「社會黨」主張以該黨為主體聯合所有革新政黨建立「國民聯合政權」；「公明黨」主張建立「中道革新聯合政權」；「民社黨」主張建立「革新聯合國民政權」（公明、民社兩黨均排除日共在聯合政權之外）；日本共產黨主張聯合進步革新政黨，建立「民主聯合政權」。

註⑦ 「新自由俱樂部」係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以河野洋平為中心的七位自民黨議員，因不滿自民黨而宣佈脫黨後所組成，目前在衆院已擁有議員十八人。「社會市民聯合」係由原社會黨副委員長長江田三郎（右派領袖）因反對社會黨左傾而脫離該黨，於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召開全國籌備會，正式成立「社會市民聯合」，但不幸江田突然因心臟病逝世，現由大柴滋夫領導。「革新自由聯合」係由「話題特集」雜誌社總編輯矢崎泰久等所發起，參加者有現任參議員青島幸男、名作家五木寬之、司馬遼太郎、永六輔、名電影導演大島緒、漫畫家平塚治蟲、歷史學家羽仁五郎、明治大學教授鈴木武樹等知名之士百餘人。

## 二 選舉結果的分析

第十一屆參院議員選舉於七月十日上午七時開始，在全國四十七個都道府縣的四九、六九二個投票所投票，至下午六時結束。根據內閣自治省公佈，投票當天有選舉權的公民共七千八百三十二萬一千七百十五人（計男性三千七百九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七人，女性四千零四十一萬四百八十八人）。當天在全國區有五千三百六十四萬二千四百十二人投票，地方區有五千一百七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六人投票。投票率平均為六八·四八%，較最高的一九七四年投票率七三·二〇%低四·七二%。但較過去十年平均投票率六五·四%略高，在參院選舉史上佔第四位。

至十二日凌晨全國開票結果：

(一)自民黨當選六十三席（內全國區十八席、地方區四十五席）較改選前減少二席，連同未改選的六十一席，在新參院共一百二十四席。但因獨立人士當選的六名議員中，鹿兒島地方區當選的田原武雄，已於十一日正式加入自民黨；大分縣當選的衛藤徵士，在競選中雖未打出自民黨招牌，但在選舉中一直受福田首相以下自民黨多數黨員全力支持，因此可以肯定衛藤在臨時國會前可望加入自民黨；此外由自民黨推荐參加全國競選的高橋圭三，當選後雖未立刻參加自民黨，但一般相信不久亦會加入自民黨集團。因此，自民黨在參院中，將可佔有一百二十七席，達到過半數多一席優勢。

(二)社會黨當選二十七席（全國區十席、地方區十七席）較改選前減少五席，連同非改選的二十九席，共計五十六席。雖仍維持在野第一大黨，但和去年十二月衆院大選一樣，再度遭到敗績。

(三)公明黨當選十四席（全國區九席、地方區五席）較改選前增加四席，連同非改選的十四席，共二十八席，可謂有相當進展。

(四)日本共產黨五席（全國區三席、地方區二席）較改選前減少四席，連同非改選的十一席，共計十六席。遭到挫敗。

(五)民社黨當選六席（全國區四席、地方區二席），較改選前增一席，連同非改選的五席共十一席。該黨小有進展。

(六)新自由俱樂部當選三席（全國區一席、地方區二席）連同非改選的一席共四席。該黨係第一次參加參院選舉，能獲選三席，已屬不易。

(七)社會市民聯合係由脫離社會黨的該黨副委員長江田三郎不久前所組成之政治團體，但江田本人不幸於五月二十三日逝世，由其長子江田五月繼乃父參加全國區競選而當選，其餘地方區候選人八人均告落選。

(八)革新自由聯合僅在全國區當選一席。

(九)其他小黨派當選的三席（全國區一席、地方區二席）連同非改選的一席，共計四席。（其中大分縣當選的衛藤將加入自民黨）

(十)獨立人士當選五席（全國區三席、地方區二席），連同非改選的四席，共計九席。（全國區當選的三人中，高橋圭三係自民

全國區地方區各黨派別得票率

黨派	全國區 (開票率93%)			地方區 (開票率100%)			
	得票數	比率	1974年7月 參院選舉	得票數	比率	1974年7月 參院選舉	1976年12月 衆院選舉
自民	17,973,997	35.9	44.3	20,440,155	39.5	39.5	41.8
社會	8,719,358	17.4	15.2	13,403,215	25.9	26.0	20.7
公明	7,090,682	14.2	12.1	3,206,719	6.2	12.6	10.9
共產	4,201,059	8.4	9.4	5,159,141	9.9	12.0	10.4
民社	3,340,362	6.7	5.9	2,318,386	4.5	4.4	6.3
新自由	1,917,986	3.8	0.0	2,951,975	5.7	0.0	4.1
諸派	3,110,274	6.2	0.1	1,834,293	3.5	0.6	0.1
無所屬	3,683,806	7.4	13.0	2,485,292	4.8	4.9	5.7
計	50,037,524	100.0	100.0	51,799,176	100.0	100.0	100.0

黨推荐，野末陳平原屬二院俱樂部，由新自由俱樂部推荐，原參院議長河野謙三係由新自由俱樂部及自民黨推荐，現在保持中立。

(二) 女性黨共推出候選人十人(全國區七人、地方區三人)但無一人當選。

綜合以上選舉結果，自民黨在吸收三名獨立派當選議員後，在參院已獲有一百二十七席，較改選前增加一席，亦即維持了參院過半數多一席優勢，阻止了改選前一般預料「與野黨逆轉」局面的出現，也避免了福田內閣的政治危機。因為自民黨未在選舉中遭到挫敗，反被認為是一次成功的選舉。

社會黨由於該黨右翼副委員長江田三郎脫黨及受內部派系分歧影響，在此次改選三十二席中，僅獲得二十七席，是一次重大挫敗。該黨委員長成田知己、書記長石橋政嗣已決定負選舉失敗責任，引咎辭職。

日本共產黨繼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慘敗之後，在本次改選的九席中，僅獲得五席，又遭一次挫敗。該黨在參院議員總數亦減至十六席。顯示國民對日共已日趨冷淡。

公明、民社兩黨以中道政治為標榜，在聯合政權構想中亦排除日本共產黨，較受國民歡迎，兩者均稍有進展。新自由俱樂部以保守新黨姿態出現，加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中，一舉獲得十七席，故在本屆選舉中，勇氣倍增，推出候選人十三名(全國四人、地方九人)，但結果僅當選三人，顯示國民對此保守新黨，已不若去年衆院大選時之狂熱，使該黨在今後作法上，不能不有所顧慮。社會市民聯合。原欲藉江田三郎逝世，爭取支持社會黨右翼的同情票，故推出十名候選人(全國區二人、地方區四人)，結果除江田之子江田五月在全國區當選外，其餘均告落選，一般認為該黨前途有限。革新自由聯合，原係臨時組合，因僅一人當選，未來

再從各主要政黨得票情況分析，如前附表所示，自民黨在全國得票率為三五·九%，較一九七四年的四四·三%猶低；在地方區為三九·五%恰好與上屆完全相同，該黨得票率雖未增加，其所以能維持改選前席次的主要原因，得力於地方區選舉的成功，例如一九七一年被社會黨所奪取的宮城、秋田、山梨、岐阜、福井、島根、香川等七縣一人區議席，此次完全由自民黨奪回，該黨在地方區共獲得四十五席，故社會黨本屆得票率在全國區雖由一九七一年的一五·二%增至此次的一七·四%，地方區得票率亦僅由二六%減至此次的二五·九%，但仍遭到失敗，實係由於其地方區議員席次為自民黨所奪之故。

### 三 自民黨能阻止「與野黨逆轉」的因素

從一九五五年自民黨成立以來，一直控制着國會參眾兩院過半數多數議席，所以二十年來日本政局始終維持着一個相當安定局面。但從一九七四年七月第十屆參院選舉中挫敗，僅勉強維持半數席次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自民黨在五百一十一席中僅獲得二百四十七席，其後若非及時吸收獨立派當選議員入黨，該黨已喪失單獨執政機會。

在本屆參院選舉前，自民黨在衆院議席僅過半數多四席，參院亦剛佔二分之一席次，故在國會兩院均是伯仲局面。從各種跡象顯示，本屆選舉，在情勢上對自民黨相當不利。為此，各在野政黨，均期待在此次選舉中爭取勝利，促使自民黨再度受挫，先在參院達到「與野黨逆轉」局面，進而以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等方式，逼使政府解散國會，在衆院選舉中再度使自民黨挫敗，或造成自民黨因選舉失敗而內部分裂，則在野黨所期待的「聯合政權」，即有出現可能。因此，本屆選舉，不僅關係到自民黨的絕續，也影響到日本政治的前途。自民黨對上述情勢，有深切了解，故對此次選舉，特別慎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福田首相與大平黨幹事長，深知該黨因受「田中金脈事件」及「洛克希德賄賂案」等影響，欲求在選舉中獲得進展，可能性不大，故最大目標，只要能保有現在席次，即獲得本屆改選的六十五席，阻止了「與野黨逆轉」，已屬勝利。

現在選舉已經揭曉，自民黨在參院達到了維持半數議席目的。自民黨在相當不利情勢下，能阻止「與野黨逆轉」情勢，其原因何在？是值得加以探討的。

自民黨此次不再受挫的第一個原因，應為去年十二月福田赴美就任總裁及首相後，即對改革自民黨表現了無比的魄力，完成了以往歷任總裁無法完成的解散黨內派系工作<sup>⑧</sup>，而且做得非常徹底，連各派系辦事處亦完全關閉。這顯示各派系確已捐棄成見，力

註⑧ 自民黨內派系組織複雜，不僅紛爭時起，且為阻礙該黨進步之主要原因。尤其在一九六〇年安保騷動時，更暴露無遺。當岸信介首相因安保騷動辭職後，即創導解散派系，池田勇人首相任內（一九六〇—一九六四年）曾在黨內成立「組織調查委員會」，研究改革方案，其間雖亦有派系解散之舉，但從不徹底，不久死灰復燃。在三木武夫執政期間（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派系鬥爭愈演愈烈。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福田出任總裁（首相）後，決心徹底改革，在今年一月黨大會中即成立「自民黨改革實施本部」，由福田自任本部長，積極推進各項改革工作。其中最難解決的派系解散問題，經福田兩三個月努力，至本年四月底，黨內五個大派及四個小派，總算全部解散，連各派辦事處亦均關閉，做得相當徹底。

求黨內團結。由於該次改革的成功，自民黨在參院議員選舉中，已消除了過去在選區派系衝突及相互抵消的積弊，增加了自民黨候選人當選的可能因素。

其次在黨內提名候選人時，儘量做到公平、精選原則，例如在全國區改選二十二二人亦只提名二十二二人；在地方區改選四十三人，亦僅提名五十五人。人選選擇亦經多方協商考慮，隨後決定。並且一經提名，完全由黨統一運營；自民黨重要領袖、幹部，自福田總裁、大平幹事長以下，均親自出動為黨員助選，至少表面上已無派系活動，發揮了團結與組織力量，在選舉經費方面，亦由黨總部統一籌劃，雖然每一議員競選經費並不充裕，但已確實做到了合理分配與運用，改正了過去「金權選舉」的積習，使一般國民獲得良好印象。

第三，福田執政半年餘來，憑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及穩健的財政手法，使其在對內、對外政策上，表現了使人信服的實績。例如在財經措施上，福田內閣運用大量公共投資，促使經濟加速復甦；在抑制通貨膨脹及抑制物價上昇方面，也收到了相當效果；而降低各項利息，減輕工商界負擔，靈活運用資金，發展對外貿易，均使國民對福田內閣增加了信心。在對外政策上，除了福田親自訪美與卡特總統舉行「華府會談」，加強了日美兩國關係外；他又參加了倫敦「七國經濟高峯會議」，提高了日本國際聲譽；對最棘手的日蘇漁業談判，在蘇俄強大壓力下，仍能堅持北方領土與漁業問題分離原則，與蘇俄達成了「日俄漁業臨時協定」的簽訂，受到全國上下的一致支持。對中共所謂日匪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問題，雖然情況複雜，來自中共及黨內外壓力非常強大，但福田內閣亦能充容應付，以不屈不撓態度，拖延過去，迄未草率行事，亦獲得普遍好評。

由於福田上述在內政、外交上穩健作法，贏得了國民的信賴與支持，也改變了國民對自民黨的印象。

第四，在過去田中角榮（一九七二—七四年）及三木武夫（一九七五—七六年）兩任總理執政期間，前者因「草率與中共建交」及「金脈醜聞事件」，後者受「洛克希德賄賂案」等影響，曾使自民黨聲譽日落千丈，故在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六年兩次衆院大選及一九七四年參院選舉，均遭挫敗，造成國會與野黨伯仲局面，并使在野黨氣焰大為增高，均期待本屆參院選舉中再度擊敗自民黨，一舉推翻保守政權，樹立「革新聯合政府」；故在此次選舉中，各在野政黨，均紛紛提出「國民聯合政權」（社會黨）、「中道革新聯合政權」（公明黨）、「革新聯合國民政權」（民社黨）及「民主聯合政權」（日本共產黨）等構想。在這些「聯合政權」構想中，特別是社會黨與日共，均提出廢除「日美安保條約」與確立「中立和平外交」等不切實際之主張。這些主張，與執政二十餘年的自民黨一直堅持「日美安保體制」，維持和平自由及謀求經濟繁榮，提高人民生活的方針，背道而馳。一般國民在冷靜思考之後，回想二十餘年來自民黨政府給日本人民所帶來的繁榮實績，雖對該黨有若干不滿，但比較之下認為自民黨還是一個經得起考驗，可以領導日本繼續邁向經濟繁榮的政黨。因此，在野黨越瘋狂叫囂，越攻擊自民黨，越引起國民反感，對自民黨造成了有利條件。

第五，在選舉策略方面，自民黨特別對地方選舉區下了極大工夫。因為參院改選的一百二十六名議員，其中七十六名由地方區產生，自民黨基本選票來自農村，故對地方區特別予以照顧，結果在二十六縣一人區中的二十四縣，由自民黨候選人獨佔，尤其是宮城、和田、山梨、岐阜、福井、島根、香川等原屬社會黨佔有的議席，均由自民黨奪回，其餘二人區的熊本亦由自民黨獨佔，鹿兒島亦由自民黨與獨立派保守人士當選，其餘三、四人區，自民黨當選率亦甚高。在地方區除鳥取、三重、神奈川三縣外，全有自民黨候選人當選。因此，自民黨在地方改選四十三人中，竟當選了四十五席，對自民黨在選舉中獲勝，佔有重要因素。相反的，社會黨在地方區改選二十五名，僅獲得十七席。

#### 四 選舉後政局展望

由於本屆選舉，自民黨能意外的獲得國民支持，在參院繼續維持半數優勢，阻止了「與野黨逆轉」局面，不僅使自民黨恢復了信心，對未來政局安定，也有極大助益。但是目前情勢，在國會參眾兩院，自民黨與在野黨仍是伯仲局面，民意調查結果，對福田內閣支持率依然偏低<sup>⑨</sup>，故福田政府前途，仍是困難重重。因此，福田總理在參院選舉結束後的七月十二日上午記者招待會中，特別強調了今後政府堅持「團結與協調」方針，力求政局安定，以符合國民期望，呼籲共同合作，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情勢中，度過難關。今後福田首相在政治作風上，勢將採取溫和與妥協的姿態，在內外政策上，却將採取積極態度。

(一) 福田爲了鞏固政權，必須加強內部團結，繼續改革自民黨，并以此爲首要任務。福田認爲此次選舉結果，僅能表示國民對自民黨觀感已開始好轉，必須繼續從事改革，除了不容派系復活外，修正總裁選舉法及改革黨財務制度，爲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擴大羣衆基礎，由中央到地方，成立「自由國民會議」，集結親自民黨各界人士，成爲黨友，並視同準黨員，享受該黨權利，該項組織，自今年一月起，在大阪、京都等三十三個都道府縣，以舉辦「經濟文化晚會」形式，集結對自民黨同情與支持各界人士，展開支持自民黨各項活動，並以捐獻方式，籌集選舉資金，收穫甚豐，出席此項會議人士約十萬人，成爲「自由國民會議」發起人，依地區、職業，準備成立「自由縣民會議」、「自由農業者會議」等政治團體，擴大自民黨黨友。預定今秋，將在全國正式成立前項組織，擴大該黨基礎，使該黨真正成爲「國民政黨」。

(二) 在內政方面，着重政府機構行政改革，節約行政經費，提高行政效率，對省廳及各種審議會之裁併，國家公務員之裁減等等均已着手研究。此舉除了爭取國民信任外，並可彌補政府財政虧損。對在野政黨，由於在國會參眾兩院議席已形成伯仲局面，爲了

註⑨ 福田內閣自成立迄今，經民意調查結果，其支持率一直甚低。據「每日新聞」六月七日至九日對全國公民三千人抽樣調查結果，對福田內閣支持率僅爲二七%、不支持率三八%；而佐藤內閣成立半年後支持率三〇%、不支持率二二%；田中內閣支持率四六%、不支持率一九%；三木內閣支持率三九%、不支持率二〇%（均係內閣成立半年後所調查）。又據「讀賣新聞」在六月十九、二十兩天調查結果，對福田內閣支持率亦僅二八·八%、不支持率四〇·七%。

順利通過政府法案及政治營運，除積極爭取民社黨合作外，在國會營運上，對在野黨採取「協調與合作」方針，力求政局安定。

(三)在經濟方面，除了對抑制通貨膨脹及抑制物價已收相當成效外，將以恢復景氣及減少國際收支順差為重點，積極展開各項對策。目前正計劃中的，準備在今秋臨時國會提出大型追加預算，擴大財政投資，加速經濟復甦，一面考慮降低利息，以維持六·七%實質成長率為目標。減少國際收支，旨在避免歐美各國對日的批判，政府除了藉行政指導，抑制輸出外，特別避免對特定地區作無限制輸出，例如採取對汽車等工業品輸入降低關稅及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日元貸款，擴大經濟合作等，均屬減少國際收支之措施。

(四)在對外政策方面，除了繼續加強對美關係外，將以展開對東南亞外交為重心，鳩山威一郎外相自七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先後訪問了印度、孟加拉及尼泊爾三國，揭開了日本南亞、東南亞外交的序幕。八月上旬，福田首相將親自出席東南亞國協(ASEAN)首腦會議，接着訪問菲律賓、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協五國及緬甸，一俟福田結束訪問之後，以「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永野重雄)為中心，準備組織大規模「使節團」，訪問「東協」五國，配合政府對該等國家的經濟合作計劃，與該等國家當局，作具體協商，就目前已了解之情況，政府基於「東協」要求，已原則同意以十億美元(二千六百億日元)等值之日元貸款，提供「東協」發展五大共同建設計劃(如建設尿素肥料工廠、過磷酸肥料工廠、柴油機工廠等)，但因實施上項計劃時，需要企業界與經濟界在資本、技術、經營、市場等各方面的協助，故上項「使節團」，事實上亦係應政府要求的一項配合行動。此外，日本政府還考慮設置「國際交流基金」，在經濟、貿易、投資以外，并在「東協」區域內，發展文化交流關係。

在此之前，菲律賓馬可斯總統、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曾先後訪問東京與福田首相會談，就「東協」要求日本支援區域經濟發展，交換意見。顯示「東協」對日本期待至為殷切，故下月福田訪問「東協」各國後，即將奠定日本與各該國的合作基礎。此舉將有助亞洲局勢的安定，也是今春日美華府會談中卡特要求日本擴大國際任務的具體實施。

至於日本對中共與蘇俄關係，仍將採「等距離外交」方針，目前中共與日本之間最大懸案為簽訂所謂日匪友好和平條約問題。在過去半年中，福田內閣對此採取消極態度，現在雙方新任大使業已決定，並將於八月分別赴任，福田亦已表示將透過外交途徑進行協商，并基於一九七二年「田中、周恩來聯合聲明」原則，在雙方可接受的條件下，早日簽訂。但「反霸條款」問題，迄未獲得解決，故能否締約，目前尚難判斷。對蘇俄方面，主要懸案為臨時漁業協定中若干技術問題，蘇俄漁業部長於七月二十八日訪問東京，進行商談，可望獲得結論，但北方四島領土問題，牽涉範圍過廣，難望在短期內解決。

(五)另一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自民黨下屆總裁誰屬問題。福田任期要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屆滿，目前討論此一問題，時間上似嫌過早，但事實上此一問題，已早在醞釀，在本屆參院選舉之前，黨內反主流派已明白表示，如果福田在選舉中失敗，特別是當選人數在六十席以下，福田應和三木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受挫一樣，引咎辭職。若非此次選舉獲得六十五席，黨內風波，恐早



已發生。

福田如果想安定政局，恢復自民黨權威，除積極改革黨務、行政，促進經濟加速復甦外，必須選擇一適當有利時機，解散衆院，實施大選，使自民黨在衆院獲得二百七十席以上安定席次，方能鞏固政權。福田且曾表示將在其任內解散國會。如果下屆大選中自民黨能獲得多數安定的理想席次，福田繼續執政，希望極大，各方面對福田亦均有此期望。此一問題，不僅關繫着福田個人政治前途，亦與保守政權與日本政治前途有密切關係。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脫稿

## 「東約組織」解散後何以填防

羅石圃

「東南亞公約組織」已于六月底結束，一般人担心此一地區形成防務真空，美國及其他東南亞公約簽字國將如何因應今後共產國際經由印支輸出革命。不過華府作為協防依據的「東南亞公約」仍然有效，而強調不轉變為軍事聯盟的「東南亞國協」也早由泰馬之聯合割共，加緊聯防。同時，共產集團的內爭，也將使其對東南亞各國的侵略，受到牽制。

### 一 造成東約組織軟弱無能的根源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日內瓦會議簽訂「越南停戰協議」，同年九月八日，由美國倡導的「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簽訂于馬尼拉。簽約國為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等八國。除條約本文而外，另附有「議定書」，將高棉、寮國、及南越管轄下的領土，均包括在條約區域內，同時發表「太平洋憲章」，強調「平等」、「自決」、「獨立與「主權」。從簽約的時間而言：在越南淪陷，河內已建立了赤色政權之後，美國及其他東南亞公約簽字國，自應集體的防堵共黨勢力，使之不能以北越為基地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從「東約」的內容言：其所以將北緯廿一度卅分以北之太平洋地區不納入「條約區域」——亦即不包括臺灣香港在內，又顯示在戰略思想上，捨棄了攻勢的防衛政策，在中共夥同河內向東南亞進軍時，不準備支援國軍反攻大陸而從事釜底抽薪，祇許為受侵國家消極協防。①

再由于印支三邦在日內瓦協定的束縛下，不能參加軍事同盟，以致不得不以「議定書」，將南越、高棉、寮國包括在條約區域之內，可見此一條約，在防禦構想上，是以印支三邦為第一線，泰國為第二線及指揮中樞。所以「東約組織」不設立于簽訂此項公

註① 「東南亞集體防禦公約」，第八條。